

故园

「一个女子最开心放肆的日子，也不过是这几年。」
「放肆，是」连内心都不得不承认，
「所以，有人肯等你的时候，叫他等好了，千万不要准时。」
这也是一种哲学，与元声的意见完全一样。

尔雅

著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东方出版社



故园

余英时

著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 东方出版社

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非经书面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、销售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:图字:01-2015-2315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故园 / (加) 亦舒著. —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15
ISBN 978-7-5060-8215-0

I. ①故… II. ①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加拿大—现代
IV. 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12358号

故园

(GUYUAN)

(加) 亦 舒 著

责任编辑: 鲁艳芳 刘小兰 郭淑敏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
发 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92号
邮政编码: 100010
印 刷: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: 2015年8月第1版
印 次: 201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开 本: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: 6.25
字 数: 131千字
书 号: ISBN 978-7-5060-8215-0
定 价: 25.00 元
发行电话: (010)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64258127

夏 铭心一向喜欢看报纸上的分类广告，她一直觉得小小一格格广告文字中有大量的社会现象缩影。

经济不景气，大家便卖房子、出让生意、征求职位，一旦富庶起来，分类广告又是另外一番面貌，到处有人聘请保姆、司机、补习老师，还有各种猫犬、奇花异卉，统统在找买主。

这一天早上，她斟了一大杯热茶，坐下来，摊开报纸，阅毕头条副刊，便读起分类广告来。

“海关充公未完税珠宝拍卖。”

“免费吃寿司：一小时内可吃八十件者免费，五十件半价，三十件七折。”

“欧巴皮具公司结业大减价……”

这些都是不景气的表现，世界经济一环扣一环，东南亚国家一个一个骨牌似的倒下来，很快影响到太平洋的另一端。

然后，铭心看到一段十公分乘六公分大小的启事。

“宁静路一号故园遭银行取消赎回抵押品权利，举行拍卖，室内家具及杂物由星期一至星期三公开竞投。”



铭心的耳畔“嗡”的一声。

忽然之间，她什么都听不到了。

她胸口作闷，半晌，才能够站起来，走到锌盘面前，将嘴巴里的一口茶吐出来，接着，她揉了揉面孔，敷一点冷水，吁出一口气。

故园。

她回到早餐桌子上，再凝视报上广告，用食指搓了搓白纸上的黑字，证明是真的，不是有人开玩笑。

她立刻淋浴更衣，取过车钥匙出门去。

没有家室就是这点好，爱跑到什么地方大可以马上出发，无须向任何人交代。

车子一上公路铭心便更加迷惘，往故园的路她实在太熟悉了，闭着眼睛也可以驶得到。

宁静路离市区约莫一小时车程，它的尽头便是故园所在。故园位置奇突，坐落在一个小小半岛上，占地五亩左右，对牢太平洋，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天地。

铭心第一次来到故园，情绪十分激荡，她简直不相信这种世外桃源式的住宅会是真的。

接着，接触的人与事，改变了她的一生。

奇是奇在，一切也是因为分类广告而起。

五年前的一日，她考完毕业试，刚取到文凭，正闲着，想找工作，在中文报纸上看到这一段广告。

“诚聘普通话家庭教师，薪优，请电九二六三三三张小姐。”

是这一段广告使她踏进故园。

夏铭心的车子在公路上飞驰，一刹那酸甜苦辣，很难分辨心中是什么滋味。

她一定要赶去看个究竟。

一驶进宁静路已经嗅到盐香，这是近海空气的特色。

铭心看到空地上停着许多车子，啊，原来今日是拍卖品预展，有不少人已闻风而来。

她静静把小车子停好，信步走向大门。

抬头一看，大宅损坏的程度叫她吃惊，外墙本来是鸽灰色配乳黄大柱，现在霉斑处处，雨水渍子一条条自屋檐挂下来，像永恒的眼泪。

多久没有维修？怎么豪宅刹那间变成颓垣败瓦？

铭心睁大眼睛，手心冰冷。

屋的主人呢？他们又在何处？

有人客气地说：“小姐，这边。”

她站着不动，身后有人不耐烦了。

她只得走进屋内。

拍卖行已经占据了整座大宅，到处是分门别类的标签，人头涌动，正在参观、估价、评头品足，大厅中央放着一排排座椅，拍卖台高高在上。

所有灯饰摆设字画都被除下，集中在一处按件出售，铭心内心的恐



惧油然而生。

啊，不要说是一个人，连死物也会堕落。

她身不由己，离开闹哄哄的人群，往楼梯上走去。

有一个穿制服的护卫员上前阻止：“这位小姐，游客止步。”

铭心抬起头，低声说：“我以前……住在这里。”

也许因为她长相秀美、衣着得体，也许护卫员也为大宅破落的情况伤感，他嗫嚅说：“给你十分钟，小姐，别累我丢了工作。”他给她通融。

“是，谢谢你。”

楼梯光井向着海，一路有窗户，建筑师别致的设计使上下楼梯变作一种享受，自外边看，光井似一座小小高塔，正是故园最突出一角。

一楼是孩子们的寝室，二楼是游戏室及私人会客室，顶楼才是主卧室。

下人的独立宿舍在大宅之后，可是故园没把夏铭心当下人，她的寝室在走廊最后一间房。

她轻轻走近房间，推开房门。

呵，整整五年仿佛没有过去。

此刻房内堆满旧床褥，纱窗帘破损，木地板上有水渍，一扇窗户的玻璃窗已经打碎，长窗外小小露台上的盆栽也枯萎不堪。

可是铭心仿佛还听见一个清脆的声音咯咯地笑，喊她：“铭心，铭心，你为谁刻骨铭心？”

铭心鼻子一酸，眼泪差些落下来。

故园每一件家具摆设都是宝贝，她记得睡过的小铁床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古董，地板上有一朵朵手绘的茶花。

铭心黯然。

门口有人说话：“你找谁？”

铭心脱口而出：“屋的主人呢？”

“一早搬走了。”

一位衣着时髦的年轻小姐站在门口。

铭心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拍卖行推广人员林栩琪，你呢，你又是哪一位？”

“我是故园旧友。”

她笑：“怪不得在此触景生情。”

铭心无奈：“请问有无卓家诸人下落？”

不料林小姐反问：“故园的主人姓卓？我还是第一次听到，我们一向对物，不对人。”

铭心哑然。

她接着说：“大宅无商业价值，将拆除建度假村，可惜东南亚货币贬值潮席卷全世界，投资商大感踌躇，计划押后。”

铭心又受到一次打击：“拆除？不是复修？”

林栩琪大奇：“复修，谁来住这种大而无当的屋子，十个工人日夜服侍它都不够呢。”



她说对了，从前卓家的确拥有七八个工人，不是侍候人，而是打理屋子庭园。

林小姐问：“看中什么没有？”

铭心摇摇头。

“他们好似什么都撇下不要，走得十分匆忙，杂物全部留下，连皮鞋和手袋都一大堆，我们笑说，这次拍卖可能是十年内最大的杂物贱卖。”

铭心需大力吸一口气才能镇定下来。

“有无时间？我请你喝咖啡。”

林小姐非常客气。

铭心只得随她离开二楼。

林小姐又说：“美丽的古老大屋……你是一个浪漫的人吗？我不是，改建成二十多个酒店式单位多好，地政部已批准更改土地用途。”

铭心不语，低着头走到楼下，被人群一挤，失去林小姐影踪，铭心松口气。

她走到偏厅去，无意中听见两个中年生意人的对话。

那两人肆无忌惮地抽雪茄，空气中一股辛辣味，其中一人说：“地库的桌球台我已订下。”

另一人不以为然：“庞然巨物，放到什么地方？”

“我那两个孩子喜欢桌球，你呢，看中什么？”

“现在最好，经济衰退时现款是皇帝。”

“这是事实，尤其是港元，那是现今世上唯一与美金挂钩的币种，誓死不贬值，政府不惜赔上整个都会的经济来捍卫，非常珍贵。”

他干笑数声。

“还是美元最厉害，它爱升便升，爱跌便跌，袋里不可少美金。”

“真是，你试跑到日本、阿尔及尔、智利、毛里求斯、哈里，人人只认得绿背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快去换美金吧。”

铭心说不出的烦腻，刚想走开，他俩的话题一转，又把铭心留下来。

“你认识卓世光吗？”

“卓氏很少参加社交活动，十分低调。”

铭心牵牵嘴角，心想：阁下还不是那个级数，尚无资格同卓家往来。

“卓家子女一早移民，并不轻易亮相。”

“卓世光一共有二子二女，可是？”

“好像是。”

“现在流落何方？”

“百足之虫，虽死不僵，我猜他们没有问题。”

铭心略为放心。

接着，二人各打了一个哈欠：“去，打高尔夫去。”

“喂，腰围一日粗似一日，且去活动活动。”



东

蔷薇泡沫系列

铭心连忙闪在一旁。

她走出园子，更加不相信眼睛，原本绿茵一片，修剪得似地毯似的草地，如今像蓬头鬼，还有一搭一搭癞痢，竟失修到这种地步，一地的蒲公英。

铭心双手颤抖，不忍再看下去。

荷花池早已抽干，一列各种海棠被人连根拔起偷走，只剩下一个个泥洞。

铭心渐渐愤怒，握紧拳头，人，人都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为什么不好好保卫家园？

终于她长叹一声，穿过客厅，预备离去。

忽然看到一只竹箩内堆放着一叠银相架。

镜框内没有照片，可是铭心认得它们，那是二小姐元心一直放在窗台上的照片架。

她轻轻拾起它们。

身后有声音：“要不要预留？”

是林栩琪。

铭心连忙点头。

“请过来填写表格，标个出价，如无人高过你的数目，我们派人送到你处。”

铭心填好表格，把银相架放回原处，忽然发觉照片仍然在镜框内，只不过被人反转来放，她十分震惊，连忙拆开相架，打开来看。

哎呀！铭心再也忍不住，眼泪簌簌落下，可不正是卓元心。

少年的她长发飞扬，坐在白色的游艇甲板上，笑容如阳光般灿烂，搂着元心肩膀的是她二哥元声。

这正是他们一家最繁华的时刻，铭心连忙把照片翻过去放好，不能让它们落在旁人的手上，她一定要投得这一批银相架。

她踉跄地走到停车场，上车飞驰而去。

回到家中，铭心倒在大沙发里，脑子里先是一片空白。

她紧紧闭上双目，过片刻，回忆忽而纷至沓来，一起涌到，混乱不堪。

“你是谁，夏铭心？”是元声在发问，“怎么会有那样动人的名字？”

“铭心，请过来帮我拉裙子拉链。”是元心甜腻的声音。

“夏小姐，除了教普通话，别的，不关你的事。”这样不客气，当然是大小姐元华。

那么，还有一个人这样同她说：“铭心，你看清楚没有，现在，你知道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了吧？”

铭心用手紧紧掩着面孔，呻吟起来。

然后，过去一幕幕，她以为早被亲手埋葬的旧事，又逐渐有条理地冒了出来。

五年前的暑假，夏铭心拨电话给故园的管家张小姐。

“我来申请普通话教师一职。”



那张小姐的声音骄矜而苍老，完全不似一位小姐。

“我们要的，不是普通的家教。”

铭心立刻说：“我有卑诗大学语言学位，专修中国方言，并且有教学资格。”

张小姐意外：“呵，失敬失敬，那么，请你明早十时整到宁静路一号故园来面试。”

张小姐十分爽快，说完立刻挂上电话，像是忙得不得了，不知有多少重要的事等着她去做。

铭心连忙找出地图，查看宁静路的位置。

哗，那么远！

铭心不禁踌躇。

教普通话，能收多少酬劳？交通往返费事，来回得花三两个小时，怎么算法？

不如推掉算了，况且，天又下倾盆大雨，明早也不会放晴。

找了许多懒惰借口，终于还是敌不过好奇心，她第二天一早起来出门。

果然，天绵绵下雨。

她转了两轮公路车，还得步行一段路。

半路上太阳探出云外，气氛完全不同。

这才发觉，宁静路是私家路，整条路的尽头，只有一幢鸽灰色的大宅。

铭心被它华贵但不庸俗的气势慑住。

她竟不知道本市有一幢这样突出的住宅，太过孤陋寡闻了，还自诩是土生儿，本市没有什么瞒得住她。

尚未找到门铃，已经有人打开了门。

一个年约六十岁的女仆看着她笑。

铭心问：“是张小姐？”

“不，我是鲁妈，我负责庭园，张小姐立刻就来。”

她引铭心进会客室。

大厅光洁明亮，处处表现上好品位，没有炫耀的家具陈设，只觉悦目舒适，像是建筑文摘中的插页。

长窗外碧蓝大海像是跃进户内来，有一株常青藤似童话中约克的豆茎，一路沿着墙壁爬到天花板上。

铭心正啧啧称奇，忽然听得声咳嗽。

她转过头去，呵，这一定是张女士了。

上了年纪，穿深灰色套装，果然一副管家模样，神色精明，正细细打量她。

“夏小姐，请出示你的证明文件。”

铭心笑笑：“我也有几个问题要请教。”

宾主权利相等。

张小姐检查过铭心的文凭，十分满意，嗯嗯连声。

“夏小姐，请讲几句普通话来听听。”



小.83

薔薇泡沫系列

铭心答：“没问题，从现在开始我就用国语对答好了。”

“你会简体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对繁体字及简体字的争执看法如何？”

“扫清文盲，人人识字，然后学甲骨文。”

“有见地，你用拉丁拼音教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一个学生，需多久才能学会读写讲？”

“普通话以及读报纸头条，半年时间足够，若要做得精湛，那是一辈子的事。”

张女士目光炯炯：“夏小姐，你少年老成，说话甚有条理，我决定聘请你。”

“啊，”铭心笑，“我还不知道要教的是什么学生。”

张女士不知怎地，忽然叹口气：“是兄妹三人。”

“呵，什么年纪？”

管家反问：“夏小姐，你几岁？”

铭心据实答：“二十二。”

“你的学生，有两个比你大。”

铭心十分意外：“如果是成年人，又有兴趣，更加容易学习，必当事半功倍。”

张女士笑了：“我东家吩咐，交通往来不便，夏小姐可以在这里留

宿，我们包膳食。”

“一天教几个小时？”

“上午与下午各一小时，让你的学生没有借口不上课，还有，薪水同外头的文凭教师相若，六个月后再予调整，你说如何？”

铭心答：“实不相瞒，我已申请了政府教席，说不定半年后就得离职。”

管家很爽快：“届时再说吧，我带你去看房间。”

铭心跟她走到二楼，那是走廊最后一间寝室，门一打开，铭心怔住。

这样娇俏的房间真不多见，如果室内装修也可以穿古装，它就是了，家具床褥窗帘，全部维多利亚女皇时代式样，小小茶几上放着一大瓶深粉红茶花，有几朵不知如何掉在木地板上，铭心俯身去拾，手指尖碰到地上，才知道花朵是绘画，噫，眼睛遭到愚弄。

管家说：“这是元心的创作，一草一木都由她设计。”

铭心转头问：“元心也是我学生？”

“是，她是二小姐。”

铭心又问：“我的课室在何处？”

管家沉吟：“嗯，要不图书馆，否则，就是图画室，你亲自来挑选。”

一看到图画室，铭心兴奋地说：“在这里好。”

大窗户外是蔚蓝天空与碧绿大海，一点阻隔都没有，一大株玉兰树



东.东

蔷薇泡沫系列

上结着累累深紫色佛手般花蕾，铭心看了只觉心旷神怡。

她笑着同管家说：“在这间图画室，一个写作人当可写出传世名著。”

张女士“嗤”一声笑出来，一直绷着五官的她原来有会笑的时候：“到底还是年轻，讲出这种孩子话来，世上漂亮的书房有的是，难道每间都坐着一个大作家不成，上帝是多么公平，陋室里多明娟，困苦中出英雄。”

铭心听了，忽然十分敬重这位管家。

“你几时搬来？”

“明天一早。”

“我差司机去接你。”

“那最好不过。”

张管家忽然问她：“你家境如何？”

“普通。”

“可幸没有负担。”

“对，顾我即行。”

“那也算是福分了。”

铭心好奇地问：“我的三个学生呢？”

管家笑答：“两个不在家，一个没起床。”

“明天上课，他们会出现吗？”有点担心。

“不出现，也不是你的错。”